

# 磨文学的面,蒸小说的馍

■郭 昕



我写《驯风记》，最早的想法萌动于2013 年春天，那时候，万木复苏，我的心也蠢蠢欲动。可是我并没有因为心动而急于下手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走下去，必须走下去寻找我需要的东西。

没有谁拿着枪逼着，那是一种自觉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写小说最重要的是得找到属于它的气质。那种东西无影无形，最是难寻。找到了是幸运，找不到也正常。就看上天是否眷顾一个写字的人。

我沿着文化的脉络走。我有目的地开车四处转，像条猎狗一样寻找能够给我大脑提供能量的东西。每到一個地方，我都要想方设法进博物馆去养眼。县一级的博物馆大都是封闭式管理，不对外，就算对外没有多少人光顾，开着，还浪费电。

但那里面，东西好，也真，所以我只有通过各种关系打开博物馆的大门，去对接前代名人留下的气息。还有，不只是看，还买东西，但凡有价值的方志图谱都会被收入囊中。

那些地方，有的一生也只会去一次。错过那个村，就没有那个店了。因此，逼得我不得不拿出当年谈恋爱的激情去做那些事情。

在行行复行行中，我还阅读了几百册世界名著，许多活在世界文学长廊里的人物也开始活在我的头脑里。有一天，在一座山里，夜，有风吹着，万千星星明亮在天上，我穿着拖鞋漫步在山间小路上。书中主人公马立的形象在我心中饱满起来，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。我觉得我已经找到属于我要写小说的气质，那种带有神秘文化味道的小說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东西。这种东西是我通过数年寻找，数年阅读找到的，它只属于我，只属于我要写的书。可真动手了，问题又纷至沓来，使用什么样的结构，塑造什么样的人 物等，许多问题想不清楚。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只有坚持下去，写写停停，一年以后，电脑里只有不到五万字。可也就在五万字以后，仿佛得到了神灵的帮助，一切又顺了起来。不是我在写小说了，好像是小说在写我了。

许多人物在我的脑海里活了起来。结构也清晰起来。这样，一本很快就有了雏

形。当然，接下来仍然有很多困难。那就改，这本书我改了五遍，每改一遍，都如同重写。但正因为如此，让我找到了写作的自信，让人有翻过文学之墙的感觉。

其实，这本书的名字最早并不叫《驯风记》，中间几易其名，就像农家的孩娃，生下来，男娃叫孩，女娃叫姐。稍长，男的起名砖头，女的就叫春姐。起名的，不是爹妈，就是爷奶。那种活，仿佛是他的专利。

待大了，上大学后，就嫌名土气，开始把名字往“高大上”的方向改，而且是自己动手，不再劳烦他人。

《驯风记》就相当于农家娃上大学以后的名字，以前的名字，是啥，我说与不说，读者知与不知，已不太重要。重要的是这个书名经过检验，已经得到认可，最起码，得到我自恋式的认可。这个书名已成为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印记，也可能成为人认知我的一个标签。不过，这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在我心目中，写小说与做服装、开饭馆等社会营生一样，不过是养人生活的行当。与那些营生比起来，还是小本生意呢。不过，要想区别，抠一抠，算一算，还是能区别开的，最重要的区别是做服装、开饭馆的营生喂养身体，小说呢，是灵魂的贡献品。

有时候，也想，造化弄人，艺术更是弄人，作为艺术之母的文学不是弄人了，简直是折磨人。因为《驯风记》成书以后，她与我最初的构思完全不一样，她从一种样子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，我想的是村姑，出来的却是洋妞。

我就像一个嫁闺女的人，喇叭唢呐一通响，闺女走了，屋空了，我的心也空了。不过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的，我只有接着磨文学的面，蒸我小说的馍。

## 王子的信仰

——《小王子》读书感悟 ■赵田田



在着一种内在的独立的精神生命，它独立于我们的身体及外在的活动，是它在寻求、体验和评价生活的意义，也是它在感到失落或充实。正因为精神生命的存在，我们拥有了感知这个本质世界的能力，我们有了坚定的信念与信仰。这种信仰，向我们启示了一个独立的内心世界，坚持了动机纯洁性本身的绝对价值，给生活注入一种高尚的严肃性，给心灵一种直接的精神历史。

小王子的信仰是他的玫瑰在另一颗星球上需要他的浇灌与呵护，他要对自己“驯化”的东西负责。沙漠中行进的人的信仰，是不远处一口水井安谧而纯净地存在着，照亮行者的心。尘世中的我们，时时遭受着权利、虚荣、占有、功名之类的东西侵蚀，需要一种信仰，它让灵魂时刻保持清醒，它是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永恒追求。

只有深入骨髓的热爱才有矢志不渝

的追求。我仿佛看到，小王子在星光下露出骄傲的神情，他的玫瑰就在这浩瀚星空中的其中一颗上。他是一名威风的骑士，捍卫着他对玫瑰的忠贞。他说“我为我的玫瑰付出了时间，才使我的玫瑰变得那么重要”，那一刻，玫瑰是他的信仰，也是他的追求。我仿佛看到，他闭着眼睛喝水，就像节日一般舒适愉快。这水远不只是一种饮料，它是披星戴月走了许多路才找到的，是在辘轳的歌声中，经过我双臂的努力得来的。它像是一件礼品慰藉着心田。在“我”和小王子在沙漠中艰难跋涉寻找一口水井的过程中，当荒谬感从现实的破碎中蹿出，是那句“水对心也是有作用的”使干渴变为清凉。对水的渴望，似一声悠长的呼唤，指引着前行的脚步。我仿佛看到，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在荒原的荆棘丛中跌跌撞撞寻求理想，是对黎明的渴望，对海阔天空的渴望，推着我向前奔跑。

## 春日书（组诗）

■李秋彬

### 立春，我等待一树桃花

春天来时  
请去一条河边  
阳光在水面上点金  
春风在桃林里打铁

娇红的蓓蕾闪着炭火  
如相隔多日的玫瑰  
吐着爱的余温

我等待的桃红  
请开在油菜的黄中  
青草的绿中  
一个女子仰天闭目的微笑中

### 春日书

在一张宣纸上挪移山河  
曲中淋几点琵琶雨来湿你的青衫  
一卷纸，行一页没有帆的空舟  
摇晃着前朝的失意人  
春日的舟楫似有人在水下摇橹  
多年的往事，在一面平镜中惊醒  
一个人追逐另一个人的归宿  
一个季节占据另一个季节  
亘古的秘密要捅破封口  
从一张翰墨中吐出风花雪月  
说与那个，问人能有几多愁的帝子  
写下一城春色  
绘出万年江山

### 在春天的门前轻敲

就在此时，确切说是巳时  
有人踩在山河的轮廓上  
对着天边百万吨的绿，抬手小叩

黑压压的树林在风中点兵  
一朵云抽出长刀，从大地的衣 衫上割下一片海  
囚禁山峦列出的野兽

浅草和花朵是些婀娜的女人  
对着不时吹过的春风频频鞠躬  
遍地麦苗，拔节而起  
以鸿儒的身姿，拱手相让

河流依旧向东  
报春的鸟，衔来一片新鲜的阳光  
如蚂蚁般的人群  
如何走进这个锦绣的春天

### 行于春天

双手后背  
向一片青草中去  
尝试和春天私语，吐纳心气  
刚拔节的麦苗，铺成一张无边的绿毯子  
新生的季节，万物有自己的属性  
没展开翅膀的梦和难以钙化的骨骼  
在天空的云梯上昏昏欲睡  
高山对大地的参拜是奉了佛的法旨  
江水一直奔跑向东  
一群鸟拨乱了树林  
云的白、草的绿在各自的领域里膨胀  
春风化成贴在肩头温香软语的小妇人  
但行者的世界失去了耳朵  
对着东方打坐的人  
透过托起的一滴露水眺望春天

### 这样的春天

飘着小雨的春天  
花，一定喜欢三月的寂静  
整个花期，独放于黑夜和白 天  
杨树，伪装了一场春雪  
散入村庄和河流  
布谷啼时，无需折柳  
鹅黄都在折腰的枝条上吐蕊  
蜜蜂和蝴蝶总迷失于油菜的黄  
这样的春天  
把脸贴在一些嫩绿的草上  
用阳光般的微笑  
媚惑春风